



花开小尘埃
——
铅华毕落
——
素颜下的徽州才女

桂
严
◎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花开尘埃

Huakai Chen
Qianhua Biluo

铅华毕落

——素颜下的徽州才女

桂 严◎著

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开尘埃 铅华毕落:素颜下的徽州才女/桂严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9

ISBN 978-7-5396-4676-3

I. ①花… II. ①桂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11841 号



出版人:

责任编辑:刘哲 王婧婧

装帧设计:徐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 63533889

印制:安徽金日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376638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10 字数:160千字

版次: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美人靠上的徽州女人

陶方宣

在一场接一场梅雨里,我读完了桂严的新作《花开尘埃 铅华毕落——素颜下的徽州才女》。梅雨淅淅沥沥,带着我回到故乡徽州,回到黑得像徽墨、白得如宣纸一样的古镇老村,一个个坚贞、忍耐、哀婉而又不失美丽的徽州女人在纸页间浮起,她们一动不动端坐在村口或老宅里的“美人靠”上,月光如水泻地,秋风窗外呼啸,那盘着发髻、插着银簪,身着碎花襟衫或丝绸旗袍的形象,如同庄严的雕像,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丝敬意,一丝惊悸。

在中国,徽州女人是独特的一群,那些坐在徽州特有的美人靠上、生活在深宅大院里的徽娘,抚育了一代代徽州巨贾和徽州才子。说她们独特是因为徽州巨贾和徽州才子的独特,更是因为大徽州独特——在这片文化高地上,沉默寡言的她们一直是引人注目的一群,概因为“徽州”这块金字招牌太引人注目了,回眸历史风烟或徽州岁月,一个个徽州女人在显影液中渐渐清晰。有时候我也不免奇怪,那些封闭在深山里的古镇老村,何以孕育出如此灿烂的文明传承与发自内心的文化信仰?文化的派生从来不会无缘无故,一定有一条能够让它繁衍生长的路径,就如同华夏文明源自中原大地、欧洲文明来自希腊城邦一样,徽州文化生发的动力在哪里?随岁月渐长我慢慢明白,山外的杭州正是一把亮闪闪的钥匙,打开了封闭千年的徽州之锁,徽杭古道有一处石刻一语道破天机:“徽杭锁钥”——这一山之隔的杭州成为南宋首都,对古徽州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缘,西子湖畔人文荟萃、美女如云,书画业的空前繁荣带动了徽州的手工业制造,大量文房四宝从这里产出,源源不断地运往杭州,还有金陵、扬州、洛阳、长安,去点缀亭台楼榭、歌舞升平。商品流通让一代代徽州人开阔了眼界,积累了财富,农业文明中“叶落归根”的传统又让财富最终衍化为精美绝伦的建筑。先民们对人生是绝对的精细与诚恳,他们从不敷衍,所有创造都围绕着耕读渔樵的理想家园。一代代蚂蚁搬家式的积累与创造,就有了深山里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古镇老村,就有了从徽州走出的商界奇才胡雪岩和一代大师胡适,也就

有了众多令人刮目相看的徽州女人。比如才高八斗的吕碧城、苏雪林，一个是高不可攀的马头墙，一个是天井里飞出的荆棘鸟，都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她们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同为徽州女人，影星舒绣文和女伶赛金花与她们则完全不同，一个在大银幕上演绎女人的千娇百媚，一个在花床绣帐中呈现女人的风情万种。同为徽商闺秀，胡适的太太江冬秀和梁实秋的夫人程季淑就各有千秋，一个虽大字识不了一箩筐，却能凭自己的品行与操守在京沪文化圈赢得尊重与呵护；一个是富家千金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伴着一代文化大家夫唱妇随，在海外成就一段文坛佳话。

作为文房四宝的故乡，徽州女人总是书香盈袖、才情动人，这是她们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。李苹香才色俱佳被李叔同暗恋，方婉仪聪慧玲珑最终让她与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成就姻缘，朱淑真的《断肠集》和李清照的《漱玉词》被后人并称为词坛“双绝”。但是，徽州更多的还是布衣徽女，她们如同徽山上的兰花与香草，遍布徽州每一个白墙黑瓦的古村落。民谚有“一世夫妻三年半”之说，在男人走州过县经商之后，只剩下她们孤身一人侍奉公婆、独守空房。夜深人静之时，她们便独坐在村口路亭的美人靠上，眺望山外云散云聚、花谢花飞，从春花烂漫一直望到秋叶飘零，从明眸闪亮的少女望成满头飞雪的老妪。

桂严的家乡在安徽繁昌，那里正是皖南徽州的门户，那里也是我的老家。从繁昌县城出发一路向西，便是徽州层层叠叠的青山。从广义上来说，桂严也是一个徽州女人，徽州女人的坚守与忍耐她一样不缺。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她侍奉公婆、照顾孩子，家务活不比任何一个女人少；作为一任地方父母官，她每天要面对大量的行政工作，几乎没有时间读书、写作。但是，因着对文字的喜爱、对文学的热情，她把休息时间全用来写作，二十年如一日，这个现代徽娘一路坚持下来，坚守下来。如此辛勤的付出必定会有丰厚的回报，这些年，她在《青年文摘》、《雨花》、《青岛文学》等近百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，出版了散文集《暗香》、长篇小说《金盏花》，这部《花开尘埃 铅华毕落——素颜下的徽州才女》就是她的最新收获——沉甸甸的收获，如同这个初夏时节徽州人收获的整筐整篓的杨梅和枇杷。这些令人喜爱的南方水果，滋味绵长，如同桂严的文字，清新、淡雅之中不乏浓浓的诗意，怀旧又雅致。也如同她笔下一个个端庄、感性的徽州女人，引领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——女人的角度，进入徽州的人文风情，进入幽深、精致的古徽州。

花开尘埃
Huakai Chen'ai
Qianhua Biluo
铅华毕落

目 录

朱淑真：

是谁烧毁了纸牌坊 / 001

毕著：

绣楼里走出来的千古奇侠 / 012

程琼：

为他打开一扇花格窗 / 020

方婉仪：

美人靠上永远的凝眸 / 028

汪端：

照壁内的清风明月 / 038

吴藻：

丝绸商人的雕花门楣 / 046

汪瑞英：

私塾之门为谁而开 / 055

赛金花：

状元坊里杏花飞 / 062

李苹香：

女祠外流浪的灵魂 / 074

吕碧城：

高不可攀的马头墙 / 083

江冬秀：

胡宅的冬瓜梁 / 097

苏雪林：

天井里飞出的荆棘鸟 / 110

程季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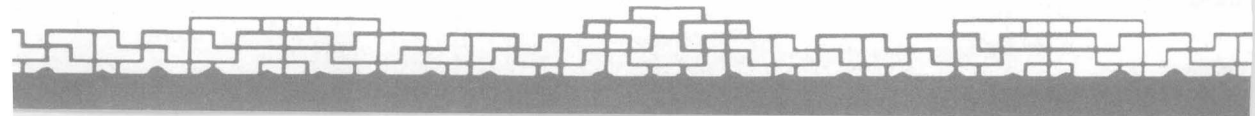
把爱情摆入神龛的女人 / 1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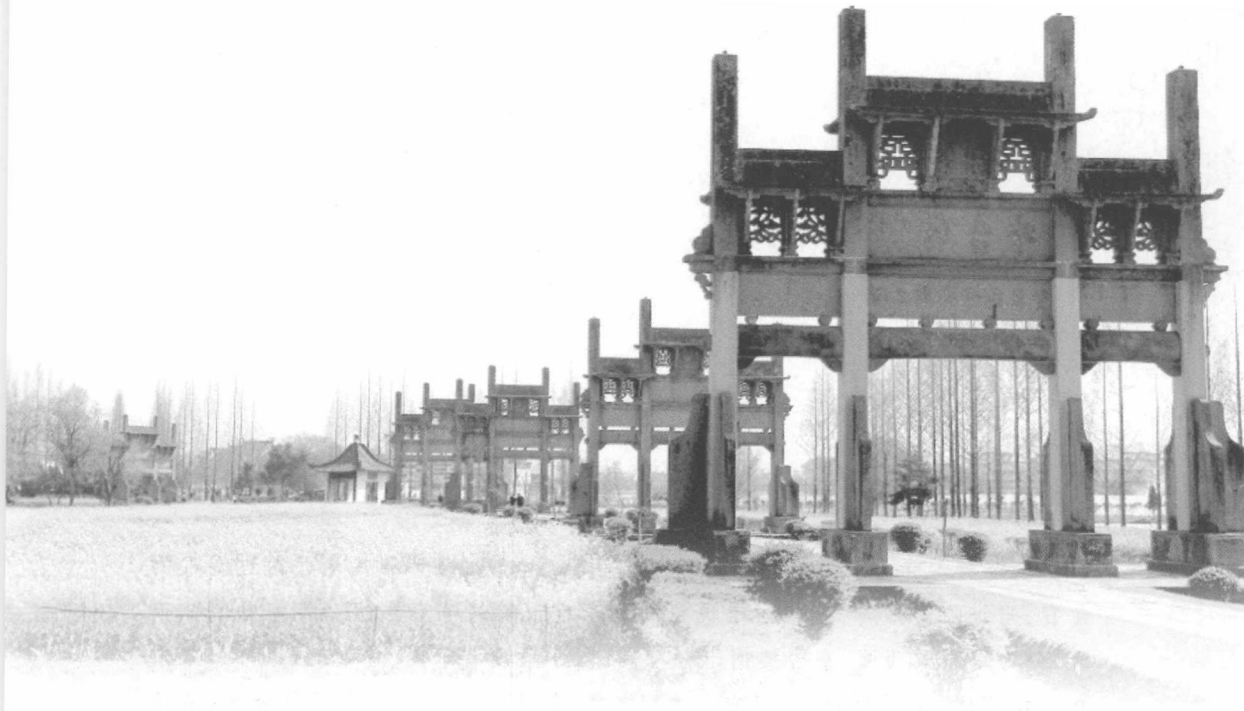
曹诚英：

情人是路边的亭 / 132

舒绣文：

万年台上的人生 / 144





朱淑真：是谁烧毁了纸牌坊

八百年的烟尘，湮没了多少人与事，又有多少风流人物、英雄名士泯然于世，弹指一挥间，灰飞烟灭。

如果不是一个名叫魏仲恭的南宋官员，人间早已失去她的踪迹，我们对这个才女了解不到一丝一毫。有一年魏仲恭到都城临安办事，坐在小酒馆里，听到人们窃窃私语地议论一个名为朱淑真的女子，说这个女子文章幽绝，才色清丽，在闺阁中算是十分罕见的人，可惜遇人不淑，年纪尚轻，却蹊跷地死掉了，有的说是投河寻了短见。席间有人吟诵朱淑真的诗词，魏仲恭细细一听，忽而动了心念，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感到很惋惜，她是这样的才情卓绝而身世落寞。他的心弦被拨动了，魏仲恭托人收集她的诗词，编成一册，名为《断肠集》，后人将《断肠集》与李清照的《漱玉词》并称为“双绝”。

西楼娇娃

朱淑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。她生于仕宦之家，父亲曾在浙西做过阔气的盐官，当过临安知府，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的千金小姐。她家的宅院很大，分为东园与西园，亭台楼榭十分精美，园子里设有水阁、桂堂、依绿亭。朱淑真住在西楼，丝罗的窗幔，窗前有梅影花香，楼下一条竹荫小径通往池塘，池边柳丝如烟，夏时竹摇清影，荷叶在风中翻翠叠绿，红莲盛开清香远溢，到了晚间蛙声处处，月色如水水如天。园子里林花葳蕤，种了细桃、枫树、桂花、海棠与芍药，高高低低错落有致，深红粉紫次第开放。

这些都是从她诗词里寻到的景致，从小浸润在这样唯美的环境里，不会写诗也会吟了。她的父亲是个颇有文化品位的官员，对待子女如春风拂柳。朱淑真早慧，比她的兄长更会读书，过目成诵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而且生得唇红齿白，嫣然一笑时，若花蕾初绽般美好。她的兄嫂也通文墨，他们一有空就在家开笔会，把酒临风，或赏月色或品秋景，作出诗来，相互评点。他们之中往往是少女朱淑真胜出，她的诗有字字含香的风韵。父亲在外办公务，她会修书一封：诗礼闻相远，琴樽谁是亲？有时候还会娇俏地问她父亲：把酒何时共？

父母兄嫂都喜欢她，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在家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不懂皇天，不知后土。

扁舟夜泊月明秋，
水面鱼游趁闸流。
更作娇痴儿女态，
笑将竿竹掷丝钩。

这大约是随父亲去赴任的途中，凉风习习的秋夜，舟行江中，一家子安歇了，少女朱淑真一时睡不着，看那一江月色如雾如霏，水面波光闪烁，鱼游浅底。她一时玩性大发，叫醒了家人，陪她一起玩秋江垂钓。她撒娇让人找出钓竿，远远地甩出去，鱼肯定是钓不到，却钓到满江秋月色和一纸诗文。丫鬟仆人们也随着她一起尖叫喧闹，少女银铃般的笑声洒到江面上，飘得很远很远。父亲望着他那玲珑可爱的女儿，拈着胡须，无奈地摇头微笑。

少年的她除了读书写画之外，似乎无事可做。夏日渐长的时候，水阁里悄无一人，她穿着淡红的丝锦衫子，“独自凭栏无个事”，一会儿听听蝉鸣，一会儿嗅嗅荷香，风中打个盹，再歪着小脑袋读诗文。最开心的是坐一只舴艋舟，到池塘中央去摘莲蓬，顺带采一朵迟开的荷花。天气炎热的时候，仆人们从乡下带来西瓜，切成一片片的，放进盛冰的玉壶里，吃起来格外爽口，水阁的石桌上早早备好了绿茶，只等凉透了再喝。如此山花烂漫如诗如仙的生活，没有压力，没有烦恼，也没有陈规束缚，美少女往往会蜕变成一个问题少女。《西厢记》里的崔莺莺、《牡丹亭》里的杜丽娘，都是生在富贵温柔乡里的小姐，日久无事，就要生出无尽的闲情来。

闲将诗草临轩读，静听渔船隔岸歌。

尽日倚窗情脉脉，眼前无事奈春何。

春暖花开的日子，她闲来无事，临窗读几本书，久了，放下书卷，伸了个懒腰，忽然听到隔岸渔船上缥缈的清歌。整整一上午的时光，少女一直倚着窗聆听动人的渔歌，似乎是一曲思念恋人的歌子，她听得醉了，痴痴的，两颊生出胭脂的红。她在冥思，想那邻家的俊儿郎，也经常书声琅琅，他们见过面，远远地只抛了个眼风。

及笄之年，朱淑真跟嫂子学画眉，嫂子羞她：现在学画眉，是不是心中有人了？你心中的人儿是什么样的呢？她啐了嫂子一口，涨红脸儿说：我喜欢的人，一定要满腹诗书，等到中秋佳节的时候，我让他作出一万首诗来，吓倒你！

庭院深深深几许，深若枯井的庭院，锁住了她的春心，她确是芳心暗许了。朱淑真想象着她未来的生活：门前一顷春水，水清青天悠悠，堤上坐着飘逸潇洒的诗人，他临水吹箫，箫声在水面上传得格外幽远，他们并肩而行时，衣袂

飘飘，如一双白璧，桃花在他们的背后纷纷飘飞，满地落英缤纷，烟霞一样红透了他们的心情。

两年后，朱淑真的父亲打破了她的春梦，对她再娇宠，婚姻大事也只能由父母做主。

客观地说，朱父对于宝贝女儿的婚姻大事，是用了心的。他为女儿选中的人叫汪纲，是枢密院汪勃的后人，祖籍也是徽州。汪纲非白面书生，此人不大喜欢诗词歌赋，但他并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，他对兵法、农业、医学以及阴阳历法都有深入研究。他当官是荫袭祖上，却也是通过了铨试，也就是考试选拔。家世背景优越，那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，北京市市长与国防部要员之间结亲，很是般配，又是徽州老乡，知根知底的。况且，这汪纲是一个踏实能干的人，丝毫没有纨绔之气，这是最让人放心的地方，若不然，朱父怎么肯把心尖上的娇女嫁与他？只是为父的没能料到，普天下女子能做到的，朱淑真却做不到，那就是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

才女初嫁了

出嫁，对于朱淑真来说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无非是从一个深宅大院走入另一个深宅大院，身边多了一个壮硕的男人而已。她的心底藏有一个秘密，那个人飘然而去了，她在心里筑了一个小小的空间留给他，闲下来的时候，静静地思念，并不妨碍她现在的生活。

汪纲长她几岁，对这个美丽多才的妻很是容让，延续着老丈人对她的宠爱。作为新妇，朱淑真也竭力想做好自己的角色。新婚宴尔时，两人总是双双对对。冬日里，窗格子上的红喜字艳过红梅，他们俩围着火炉读书聊天，你一句我一语，评诗论词，笑语盈盈。火炉上暖着一壶女儿红，她的陪嫁，是她爹酿了整整十八个春天的酒，他们你一杯，我一杯，喝得双颊飞霞，两人呢喃不知所语。丫鬟们立在身后掩嘴偷乐，阁楼里温暖如春。朱淑真敛起少女时的任性娇懒，洗手做羹汤，努力做好一个少奶奶的本分。立春时，家家户户要搞一个庆典活动，她穿上鲜亮的衣衫，折一枝梅花插在鬓角，袅袅婷婷地穿梭厅堂间，指挥仆人摆放酒宴。她亲手捧出做好的春盘，与家人一起享用，一家子其乐融融，公公婆婆开心，夫君的目光也牢牢地罩在她的身上，她宛如一枝千瓣莲，一重一重地盛开在汪

家大院里。

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,她不顾春寒料峭,剪出各色的彩纸,贴在窗户上、门旁、树梢头,用美丽来迎接美丽。汪纲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忙忙碌碌的身影,她的才艺、她的娇俏深深吸引了他,他亲昵地搂住她的小蛮腰,把她葱玉一样的手握在掌心里,为她呵热气。

汪纲初入仕途不是那么顺,他也有浓眉紧蹙黯然神伤的时候,朱淑真伸出纤纤玉指,为他抚平眉间的愁纹,宽慰他:鸿鹄羽仪当养就,飞腾早晚看冲天。她鼓励他,只要等待时机,凭他的本事,一定会有一飞冲天时候。这是男人颓唐时最爱听的一句话,正是有了她温婉聪慧的劝慰,汪纲才会百折不挠,从能吏一直做到能臣。

宋朝的官员总是不停地异地交流,比如苏东坡,在就任途中四处奔波,儿子随他漂泊,结果病死在路上,他曾自嘲: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汪纲谋到一官半职不容易,自然要听从从朝廷的安排,指他向东不敢朝西,县令一职他做了好几任:平阳令、金坛令、弋阳令、兰溪令、太平令。一开始,朱淑真还能陪同他一起上任,久了,不胜其烦。她本来就体弱,是多愁多病的身,娴静似娇花照水,行动如弱柳扶风,哪里受得了路途中的颠簸折腾。如果不跟随夫君,便要忍受长年的寂寞,她陷入了两难之间,不禁跟夫君抱怨长夜相思之苦,劝他早早隐退,守着祖辈的家业,琴棋书画诗酒茶,过那清闲优雅的日子。汪纲是个男人,肩挑着祖辈的希望和一大家子的生计,怎么可能回来当啃老族呢?结亲时,朱父看中的,也正是他作为男人的担当。

后来许多学者对汪纲有不满之辞,明代《尧山堂外纪》中称:“其夫村恶,蓬蓜戚施,种种可厌。”现代学者中,也有人为朱淑真鸣不平,说她嫁给了一个只知奔波仕途,毫无共同趣味的庸碌之辈。这大约是疼惜这个玉作肌肤花为肠的才女罢了,惜之愈深,怜之愈重,也就对她周边人恨之愈切了。

其实不然。汪纲是历史上有名的官员,政声不错,《宋史》对他的评价很高,说他机神明锐,遇事立决。日常办公时,文书堆积如山,他一时半会儿就看好了,办事情如水一样清朗。下级只要讲的话有道理,不管他职位有多低,汪纲都会高高兴兴地采纳。为文长于论事,援古博今,思辨能力很是雄健。他穿着打扮不喜欢奢华,生活十分简朴,公用车乘破旧不堪了,也不舍得换一换。在任期间,他造过战船,疏通过河道,架设过桥梁,大兴水利,发展农业生产。尤其是任绍兴知府

时，他访贫问苦，深入农村，是一个标准的好官。

好官一心扑在工作中，自然做不了好丈夫。现代有个学者曾愤激地认为：一个女诗人嫁给一个孜孜为利为功名的臭男子，那是何等的不幸！她说到银样的月光，而他就想起大锭的银子；她说起在头上掠过的寒鸦，而他却想起乌纱帽。

学者讲对了一半，夫妻不和，很难谴责哪一方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，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。与汪纲相匹配的女人应当是薛宝钗，同样的满腹经济，有这样的女人辅佐，汪纲的仕途会走得更顺。而朱淑真有林黛玉一样的脆弱敏感，多情而细腻，他不懂她夜的黑，她不了解他白天的忧烦。

汪纲曾经两次辞官，要求归隐，朝廷不允。他并不是一个孜孜为利的臭男人，婚姻之初，他对妻子的缠绵多情，还是心存感动的，他不是一个木头人。

有一次，汪纲收到朱淑真的信，信笺上画了无数的圈圈。汪纲一时发愣，没看懂，纸背有几行字：相思欲寄无从寄，画个圈儿替——这是朱淑真著名的《圈儿词》。汪纲读得热血沸腾，当夜不顾车马劳顿，赶赴百里之遥，飞驰回家，去看望他的娇妻。

不过，这样的场景不会经常发生。司马相如也就在初识卓文君的时候，弹一曲《凤求凰》，他不会一边当垆卖酒一边弹《凤求凰》，那是要宝或者抽风了。赵明诚、李清照是佳偶一对，不错，但事实上，赵明诚也有无奈的时候，有记载说：易安每值天大雪，即顶笠披蓑，循城远览以寻诗，得句必邀其夫赓和，明诚每苦之矣。浪漫的女人很可爱，过于浪漫的女人就可怕了。赵明诚曾把李清照一个人丢在青州达三年之久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渐渐的，朱淑真的诗词与眼泪再也打动不了夫君的心了，汪纲整日忧心的是战火，是水灾，是农事，与浪漫无关。他也无心听她吟诗诵词，回到家里，他只想妻子为他端茶倒水，为他抚琴解忧，他想看到她如花的笑脸，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抱怨和泪水。如果朱淑真肯为汪纲想一想，换位思考一下，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。可惜，她自小在蜜罐里长大，从来不曾受过冷落，一个娇宠坏了的孩子，哪里懂得为别人考虑。她委屈，委屈极了：共谁剪裁入新诗，吟笺谩有千篇苦，心事全无一点通，纵可风流无处说。她甚至暗自恼火：痴汉常骑骏马走，巧妻偏伴拙夫行。

朱淑真差不多成了怨妇，她懒得描蛾眉点朱唇，要么迎风落泪，要么写诗泄愤。她越来越后悔这个婚姻，更加思念曾经的恋人，她毫无顾忌地说：鸥鹭鸳鸯

作一池，须知羽翼不相宜。她认为她与丈夫根本就是两路人，走不拢的。时局纷乱，汪纲在官场也是疲于奔命，他渴望妻子是他恬美的家园，可他的眼前是什么？一个似篴无事瘦的身材，泪迹斑斑的黄脸，恍恍惚惚的眼神，一副蓬头垢面的怨妇形象。

殊不知，从怨妇到弃妇，仅一步之遥。

汪纲宦游四海去了，她不再跟随左右。他越走越远，他们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。

窦滔阳台之事

朱淑真的箱子里有一幅《璇玑图》，她曾在上面题写：“初，家君宦游浙西，好拾清玩，凡可人意者，虽重购不惜也。一日家君宴郡倅衙，偶于壁间见是图，偿其值，得归遗予。”这还是朱淑真十一二岁的时候，朱父在与同僚喝酒时，在墙上发现这幅《璇玑图》。他平常喜欢收集古玩字画，对字画颇有研究，一眼认出是前秦时苏若兰的真迹，他欣然拿出银子换回来，送给宝贝闺女。那时的朱淑真还是懵懂之年，对这幅织锦理解不透，只隐隐地觉得其间的沉重与忧伤。她爹不曾料到，宝贝闺女的人生会与这《璇玑图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她的命运与苏若兰相似，甚至还不如。

前秦才女苏若兰嫁给秦州刺史窦滔，两人情投意合，虽经磨难而两情馥郁，后来窦滔饱暖思淫欲，移情于小妾赵阳台。赵阳台能歌善舞，妩媚动人，把窦滔迷得团团转，早将昔日的夫妻恩爱忘得一干二净。苏若兰一时没能控制住愤怒，责打了赵阳台，赵怀恨在心，在窦滔面前专进谗言，窦滔对苏若兰日渐疏远。若兰二十一岁时，苻坚派窦滔镇守襄阳，任安南大将军。苏若兰恨他薄情寡义，拒绝同行，窦滔便携小妾赵阳台赴任。苏若兰在秦州苦等整整两年，不见窦滔的一点音信。她痛定思痛，用五彩丝线在锦帕上绣诗二百余首，是纵横反复的回文诗。苏若兰派人送至襄阳，窦滔读后，感其妙绝，悔恨交加，立即把赵阳台送回关中老家，亲自备了车马，迎接若兰到身边来。

人们都以为是《璇玑图》的魅力让男人回心转意，其实不然。当年是苏若兰的回文诗救了他一命，他感恩而已，或者不得不感恩，怕遭人唾骂罢了。

朱淑真与汪纲夫妻决裂，缘于汪纲纳妾。旧时代男人三妻四妾是时尚，尤其

是宋朝官员，外任期间几年才回来一次，往往纳个小妾带到任上，妻子留下来照顾公婆。

沈三白在《浮生六记》里写他的妻子陈芸，陈芸为他没能纳到美妾，而抑郁身亡。林语堂译作英文时作了一个序，在序中感叹：芸，我想，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。陈芸，能够放下身段，为自己的男人物色另一个女人，她的情爱很低，一直低到男人的脚印里，让男人窃喜，她是天下男人最理想的妻子。朱淑真只消学她的一二便可，至少她应当与南宋的其他女人一样，男人纳妾，只当他正餐外多吃了一盘点心，不必挂怀，更无须悲切。她要做的是，继续低眉顺目侍奉公婆，打理庭院，最好生个孩子——做一个正常的女人。

朱淑真做不到，她就是她，独特的，唯一的，绝不苟同于世！

汪纲带回小妾的那天，春光正好，梁上燕双飞。朱淑真的天空在一瞬间黯淡下来，所有的湖光山色，所有的花香鸟语，都与她再不相干了，她躲进阁楼里，奋笔写下《断肠词》：皂白何需有，分开不用刀；从今莫把仇人靠，千言相思一撇消。

她冷冷地对汪纲说，你不需要作任何解释，不必找任何借口，我的心明明白白。从今天起，我以前对你的思念一笔勾销，我不再依赖你什么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一刀两断！

我相信，汪纲这个官场中人，尽管见识广博，却也被眼前的女人震住了。这么刚硬的话语，很难想象是从一个病若西子的娇弱女子口里说出来的，她泪水涟涟，人比黄花瘦，语调却胜过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将军。

朱淑真有大量的诗词是写于婚后，悲秋，伤春，见花落泪，听雨发愁，埋怨所嫁非偶。我们从中没有找到婆家的蛛丝马迹，公婆对她究竟怎样呢？朱淑真体弱，不胜舟车劳顿，不能陪伴服侍儿子到任上，这还情有可原。可是，她不曾生育一儿半女，整天不是流眼泪就是写诗作词，高兴了就去找什么魏夫人、谢夫人喝酒看戏，一点没有居家过日子的样子。平日里写写画画，劝她多做点女红，她倒顶嘴：女儿家再勤于读书写字都没有用，绣花绣折了金针却是有功的。若不是看在亲家同朝为官，祖上都是徽州人，休了她也没什么不对。

朱淑真就是朱淑真，她是玉，碎也要碎得脆响。她收拾了包裹，脚一跺，回了娘家。

一介庸夫，她不屑追随。一群俗人，她羞于为伍。

宁可抱香枝上老

西楼还是西楼，栏杆依旧，只是朱颜改。爹娘老了，为了她的事更添几根白发，为她痛心，也为她忧愁。兄嫂不再与她说笑，他们认为她的行径有辱门风。一个已经出阁的妹子，不明不白地跑回娘家，夫家没有写休书来，也没有派人来接，就这么挂着。他们出门在外，常有口气暧昧的询问，周围充满着嘁嘁喳喳的闲言碎语，让长兄面上无光。

孤独如一只狼，时时袭击她羸弱的心。独行独坐，独唱独酬还独卧，曾经给过她温暖的娘家，现在也清凉一片。她需要排解这些寂寞，浴罢晚妆慵不卸，却亲笔墨赋新诗。她想以诗词抗击无边的孤独与落寞，她欣赏林和靖梅妻鹤子的隐居生涯，朱淑真在《吊林和靖二首》里写道：当时寂寞冰霜下，两句诗成万古名。她想，人只有耐得住寂寞，才能成就千古大业，她要把不幸移到纸上，幻化成美丽的诗篇，文章千古秀，能有一句两句流芳千古也不枉此生。

朱淑真是一个高产诗人，留存的诗有三百多首，被父母烧毁的不计其数。而且她的诗亦有可圈可点之处，有人评价其诗浅弱，不脱闺阁之习，也有人赞美：淑真词，绵渺婉约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她的徽州老乡，也有人说是她的叔叔——朱熹，从来不曾提及她。朱熹作为当年的道德教父与文坛霸主，说过一句斩钉截铁的话：本朝妇人能文，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。他绝口不提朱淑真，不免有些蹊跷，他完全把朱淑真排斥在外，应该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不喜欢，不喜欢她的逆流思想。朱程理学是宋朝的主流意识，要存天理灭人欲。朱淑真做不到，她是一个真性情的女子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怨就是怨，落到纸上也是如此，正如明代才子卓人月评她的诗为：太纵。

太纵的女子，没有人喜欢，只有爱她的人喜欢。

南宋时，男女仳离后，各自再婚嫁是很普遍的，赵明诚去世后，李清照另嫁他人，那唐婉被迫离了陆游，嫁的又是一个名士。朱淑真青春少艾，花容依旧，家



中华书局 2008 年版《朱淑真集注》

里人自然想为她安排一个好归宿，先跟汪纲离了，再嫁一个好的，不无可能。

可惜，朱淑真只想循着自己的心迹生活，她只想和她的萧郎再续前缘。初春的斜风细雨中，窗前的桃梨谢了，石径上如烟如雪的铺了一层，远山悠悠望不断，深院紧锁，梨花满地不开门。她双手托香腮，回忆幽微的往事。那年湖里的荷花开得好美呀，她与他携手走在石径上，满身都是藕花的清香，忽然下起了黄梅雨，他拉着她的小手，向那树荫里的亭榭走去，她嘴里嘟哝着：“这雨儿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，好讨人厌啊。”心里暗暗高兴。路上的行人，湖里游船上的红男绿女，一个个地离开了。霎时，天地间空荡荡的，仿佛只有她与他了。他大着胆子揽她入怀，她轻轻依偎着，心如鹿撞。回到家中，她闲倚妆台，茫然若失。斜对菱花铜镜，胭脂红的双颊，如饮醇酿，盈盈的泪眼里，满是慵困与伤感。他怀抱里的温暖，那一瞬间的温暖，让她多么怀念。她微微地闭上眼睛，多美啊，她一定要记下来，尘世间这绝美的一瞬。

娇痴不怕人猜，
和衣睡倒人怀。
最是分携时候，
归来懒傍妆台。

这天籁一样真切无邪的诗，被人扣上淫娃佚女的帽子，让她的父母抬不起头，认为是大逆不道。那个年月，最多只能“眼波才动被人猜”，哪能“和衣睡倒人怀”呢？悄悄做了也不要紧，谁没有过青梅竹马呢？谁没有一点不宜启齿的秘密呢？偏她要说出来，写下来，落在纸上，让后人诟病。甚至冯梦龙的《情史》中，根据后来她的《元夜诗》推断说，“味此诗词，淑真殆不贞也”，直接把她打入荡妇的另册。越过八百年的岁月屏障，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瘦而倔强的身影，茕独无依，穿行在凄风苦雨之中。

她与萧郎到底好了一段时间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浪漫在悄悄延续。只是一年不到，两人又决裂了。是父母不允，还是家世相差太远？是使君有妇，还是物是人非事事休？没有人知晓。她感叹：分明此去无多地，如在天涯无尽头。天易见，见伊难。

那个萧郎分明离得不远，但两人比鹊桥相会还要难。也许萧郎知难而退了，

留下她一个人，难以抵抗黑沉沉的世俗。她躲进寺庙里，在青灯黄卷中独自疗她的伤。尼姑庵的香火并不能温暖她的心，佛祖也不能帮她从万丈红尘中解脱。

她死了，死于非命，死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悲伤。

朱淑真死后，她的父母一把火烧掉她的诗文墨稿，不能葬骨于地下，火葬，终年 42 岁。

有人说她，才也纵横，泪也纵横。

有人说，她的诗词不符合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的传统，她的行为有违妇德。

但我们欣赏她的率真，爱便是爱，不藏不掖；不爱便是不爱，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

我们甚至欣赏她的愤怒，八百年前的怒火，熊熊燃烧，烧红过半边天。那是一盏暗夜里的明灯，引着女性一点一点走出礼教的樊笼。